

## 原内蒙古监狱管理局局长徐宏光遭报被逮捕

【明慧网】（明慧网通讯员内蒙古报道）原内蒙古司法厅副厅长、监狱管理局局长徐宏光，在退休三个月后，即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二日，被当局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。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，因涉嫌受贿被移送检察院。二零二一年一月，徐宏光被呼伦贝尔市检察院逮捕。

徐宏光，男，汉族，一九六零年一月出生，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人，于一九八四年进入内蒙古司法厅工作，自二零一一年四月起，担任内蒙古司法厅副厅长，自二零一五年十一月起，除担任副厅长外，同时兼任内蒙古监狱管理局党委副书记、局长，二零二零年三月退休。

司法厅管辖劳教局、监狱管理局，劳教局管辖各地劳教所，监狱管理局管辖各地监狱。内蒙古各劳教所（后解体）、各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极其残酷。

徐宏光担任内蒙古司法厅副厅长近九年，担任内蒙古监狱管理局局长、党委副书记五年多，作为上级领导，操纵、指使、默许、纵容下属执法犯法，迫害大法修炼者。目前他被中共卸磨杀驴，正是“恶有恶报”天理在人间的展现，也是上天慈悲的警示。迫害佛法的罪恶，恶报决不止于人间，若不及时悔改，更大的恶报还在后面。

下面是在徐宏光任期中内蒙古各劳教所、监狱发生的部分迫害案例：

### 一、法轮功学员房庆昌在监狱被虐杀案

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五日，法轮功学员房庆昌被保安召监狱迫害致死。六月二十六日，监狱通知房庆昌家人，声称房庆昌死于“心脏病”。家人到殡仪馆看到房庆昌鼻子里都是血、后脑下都是血。监狱

方不准家人看房庆昌遗体全身，从脖子往下不让看，腿只能看到膝盖以下。家人问为什么有血，狱方谎称：因天太热腹部胀起就把血挤出来，是“正常现象”。

据悉，六月二十一日，监区长李长江逼迫房庆昌多干活，一天内电击他两次，又指使犯人包夹李彦龙、张洪玉、包好力保殴打他两次，躲开摄像头，专往胸、腹部打，当天打得口里流血，咽不下去饭；第二天走路打晃；第三天送二院，医院声称无病；第四天晚上十点多，房庆昌昏迷，抬到七监区，第五天晚上六点在输液中去世。

### 二、法轮功学员杨桂芝在监狱遭受迫害，回家后仍被骚扰，最后离世

法轮功学员杨桂芝曾被劫持到内蒙古第一女子监狱非法关押。二零一二年年底，杨桂芝出现严重心脏病状，监狱给家人下了病危通知，家人办理保外就医。杨桂芝回家后，不断受到赤峰市元宝山区司法局的骚扰。二零一四年九月四日，内蒙古女子监狱的一男一女，在司法局两个女人带路下，将身体还未恢复的杨桂芝劫持回监狱。杨桂芝于二零一五年底从内蒙古女子监狱回到家。回家后，被当地警察、“六一零”、社区骚扰威胁，身体状态直线下降，于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含冤离世。

### 三、内蒙古劳教所、监狱的酷刑：虐待、暴力转化、药物迫害、超负荷奴役劳动、剥夺亲属会见权

#### 1、内蒙古少管所迫害事实

二零一二年四月，五原劳教所解体后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被转到内蒙古未成年劳动教养人员管理所（简称少教所），遭受包夹监控、殴打、强制劳动、强制洗脑、关禁闭、电击、加期等迫害。

#### 2、内蒙女子劳教所迫害案例

法轮功学员王俊华从北京被转到内蒙女子劳教所后，拒绝所谓“转化”。二零一一年九月，王俊华被关在宿舍库房。九月末，二大队队长武晶唆使普教人员张玲茹等把王俊华的衣服扒光，只剩短裤，武晶用照相机在各个角度给冻得哆嗦的王俊华拍照，进行侮辱。之后，张玲茹等人强行给王俊华穿上劳教服，将其双手勒紧，背后捆绑近半个小时。王俊华被关在库房期间，张玲茹监控她白天罚站，夜里两点以后，让她睡在只铺了一层单薄褥子的冰冷地上，并且只让睡三个小时，对王俊华进行身心摧残折磨达十多天之久。

明慧网《我遭内蒙古劳教所狱警下打胎药……》一文中写道：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九日，这位女学员（作者）被劫持到内蒙古女子劳教所，因她刚结婚不久，劳教所警察了解到她可能怀孕了，女狱警武晶指使犯人刘颖在她的饭里下打胎药。女学员吃饭之后大出血，后来她给丈夫写信，说自己被下药导致大流血，武晶扣押了这封信，把女学员叫到办公室大声辱骂，拿来一张向检察院举报的单子，说：“你告我去吧！你去告啊！你去告啊！”这位女学员在劳教所被迫害了一年。离开劳教所后，到二零一八年还没有孩子。

### 3、发生在内蒙古图牧吉劳教所的迫害

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，图牧吉劳教所一大队队长王怡平叫所有人都到活动室去学唱歌。王怡平看法轮功学员王永兴没唱，抡起拳头照太阳穴就是一拳，当时就被打昏在地，然后上来两个包夹一人架一只胳膊拖出活动室。在走廊里，王怡平除了拳打还穿着前头带钢板的军用皮靴狠踢（转下页）

(接上页)王永兴的脑袋不知多少次,并且边打边喊:就这样的打死也白死!之后两个包夹把他拖回床头就无人再管了。过了三、四个小时以后,一看人真的要不行,才把他送到医院,还没等完全康复就又逼着他去编坐垫(奴役劳动)了。

图牧吉劳教所恶警有时把法轮功学员抬到小号里去迫害。在小号里,有一个专门给法轮功学员准备的小床,带有捆绑人手脚的设备,捆上之后,扒了衣服就给打针,没有人知道打的是什么药,打完针后就觉得身子不好使了,身体发硬、呕吐、睡不着觉。恶警还偷偷给法轮功学员碗里放药,吃过之后昏昏沉沉的,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,觉得血管胀到要裂开,脸上发白无血色。

法轮功学员卢琳在图牧吉劳教所抵制迫害,随时被恶警暴打、电击,衣服经常被撕得粉碎,身体伤口破溃,下巴被电得血肉模糊,恶警给卢琳上药,也不知是什么药,导致卢琳精神恍惚,抬不起头来,整天昏昏欲睡。

#### 4、内蒙古赤峰市第四监狱迫害案例

第四监狱入监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有:多个犯人包夹监控、长期罚站军姿、坐小板凳、电击、不许睡觉、迎冬风站立等。小板凳窄窄一条,半尺多高,坐久了钻心疼痛。有的法轮功学员被强迫坐半年,有的一年、两年,臀部都坐烂了,血肉模糊;有的肛裂,往外流血,有的臀部皮肤化脓了,露出骨头,再坐时就是骨头触在凳子上,疼痛的滋味难以想象。有人说:“那种滋味真是一分一秒的挨。”如果你想动一动的話,站在身后的包夹就用一根铜丝猛戳你的后背,有的法轮功学员后背扎的像筛子眼。

法轮功学员池海龙(二零一七年被枉判五年)年近六十岁,曾被逼迫坐小板凳七个月,犯人受警察指使,给池海龙做了一个几寸宽的小板凳,池海龙的臀部都坐烂了,后又改为坐小圆凳继续迫害。法轮

功学员魏国玉(二零一五年被枉判三年)每天被迫从早上五点一直坐到夜间十二点,长达四、五个月。

赤峰第四监狱狱警指使犯人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,犯人为了立功减刑,“发明”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,如:不写“悔过书”,就用馒头蘸大便塞嘴。还有一种酷刑:用拖布把穿过衣袖,绑住伸直的两臂,双腿跪地,后踉到最大限度,用绳子捆牢,整个身体动不了,极度疼痛,一会儿汗就冒出来,犯人在旁边看着,不写“悔过书”就不松绑。

学员被迫违心写了“悔过书”之后,要在“转化”大会上公开念,被迫“转化”后就是奴役迫害。第四监狱有八大车间,劳动环境恶劣,劳动强度高、时间长,法轮功学员被最大限度榨取血汗。

#### 5、发生在内蒙古保安沼监狱的迫害案例

法轮功学员吴广军被非法关押在保安沼监狱。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,警察指使犯人打他,把他打得脸变形,两天不能吃东西,被送进医院。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,警察于涛把吴广军的衣服、鞋扒下来拿走,又把他弄到办公室,躲开摄像头,猛扇他耳光六、七次,监区长在一边说“就得打”。二零一六年四月三日吴广军回到家里,六年的酷刑折磨和虐待,吴广军生活不能自理,走不了路,需要人扶着,大小便失禁,身体不平衡,东倒西歪的,不能下蹲,不能转身,手洗脸够不着。

二零一九年四月十六日,监区书记吕兴安指使几个犯人用约束毯(一种刑具)把宋廷选捆上,并抬到吕的办公室里。他们先往宗廷选的脸上喷辣椒水,然后用“针灸”的针在前额部位扎了很多针,又在人中部位乱扎,宗廷选的头部和人中部位都有血迹。

#### 6、内蒙古呼和浩特第二监狱迫害案例

二零一八年十月十六日、十二月十九日,法轮功学员王首达两次被看管犯人王继宁毒打致伤。第一

次王继宁把王首达摔倒,按住头用力撞向水泥地。第二次,王首达门牙被打掉,眼睛被打伤,肿的看不清东西。事后,王首达得不到及时的检查救治。平时监狱处理打人事件,会把打人者关禁闭,但王继宁却一再被狱警包庇。

#### 7、内蒙古第一女子监狱迫害案例

内蒙古第一女子监狱的“攻坚组”,专门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。强迫看污蔑法轮大法的资料、光盘,不放弃信仰的学员遭到种种迫害:包夹监控、不许与人交流、不许走动、不许睡觉、不许会见家人、不许给家人打电话、写信,罚站、坐小板凳、关小号,还有恶警和包夹犯人的辱骂、酷刑折磨。恶警还会把他们认为思想不“稳定”的学员调回“攻坚组”迫害,叫“回炉”。学员刑满回家前,恶警肖梅给学员居住地“六一零”办公室打电话,让他们来监狱劫持,学员回家后还要遭受当地的监控。那些坚持不妥协的学员在狱中每时每刻都会遭受残酷的身心迫害。

“攻坚组”恶警康建伟经常毒打法轮功学员,二零一二年,王秀芳遭到狱警康建伟拳打脚踢和电击,右前胸骨头被打断,疼了三年多,出狱时还疼。康薙着头发殴打王秀芳,王秀芳的头顶有好几块再也没长出头发来。

内蒙古第一女子监狱的药物迫害非常普遍,在徐宏光任期内,法轮功学员宋亚芹、李萍、王颖、史玉梅、李萍、王磊、于凤英、赵桂春、翟翠霞等人都曾遭此迫害。翟翠霞在“攻坚组”被转化两个多月,恶警以翟血压高为借口,逼迫吃药,导致她脑袋发胀发木,大脑不听使唤,全身无力哆嗦,肚子如同火烧,身体就像散架子一样,精神恍惚,长达两个多月白天黑夜睡不着觉,也最怕睡觉,睡觉时总觉得身体犹如坠入万丈深渊,吓的惊醒,坐立难安,整个人瘦的皮包骨头。另外还监狱经常以“不转化”为借口剥夺法轮功学员的亲属会见权。◇